



《禍水》—寡婦，恆河洗不淨的罪孽

2007-10-14 文 / 李怡萱

眼淚流轉，對未來的害怕，或者又說是豁達，甚至可以說是絕望，就這樣直接映在片中寡婦—莎肯塔拉的眼中。當你無法掌握自己的生命，你會怎麼渡過你的一生？



圖片來源：《禍水》官方網站

《禍水》為印度知名女導演蒂帕海塔所製作的重要電影之一。故事的主體，就環繞在一個八歲的小女孩—秋雅的身上，從她談到寡婦之家，再談到更深層的印度社會文化主體，不僅是一部挑戰法律不公的電影，更震撼了印度一直以來種姓制度的盲點及不人道。

寡婦理應受苦 克己守貞至死

影片的開始，便用了摩奴法典中，「寡婦理應受苦、克己守貞至死」、「喪夫後守貞的女子可上天堂，反之下輩子會被貶為胡狼」這兩句對於寡婦的規範作為開頭。故事發生在印度的小鄉村，小女孩秋雅正開心的吃著甘蔗，身旁躺了一個病厭厭的男子，突然她的爸爸問她「妳記不記得妳結過婚啊？」，秋雅回答不記得，爸爸卻說：「妳的丈夫去世了，從現在起妳就是寡婦了」。一個八歲小孩不能理解的寡婦之路就這樣開始，從剃髮、換上純白的紗麗，到開啟寡婦之家的門，踏進彷彿是另一個世界的屋子，一切的一切，都是令人感到如此不可思議，更難以接受這即將是一個孩子必須面對的將來。

沉悶、絕望的氣氛環繞著寡婦之家，每個寡婦的眼神都是空洞且看不見未來的，剛踏進這裡的秋雅死命掙扎，大哭著要找媽媽，畢竟要一個小孩理解這樣完全沒有經歷過的事情真的很困難，幸好她遇到了莎肯塔拉，一個來自婆羅門階級的寡婦，睿智但卻也認命，相當照顧秋雅。

故事沿著時間發展，秋雅認識了另一個年輕的寡婦—卡麗安妮，年輕美麗，特別的是她還留著一般寡婦所沒有的長髮，她的出現對於秋雅來說就像是一位天使降臨，讓她有了一個可以一起玩樂、嬉戲的大姐姐。在一次偶然的際遇中，秋雅和卡麗安妮遇見了劇中的男主角—納拉揚，他年輕有朝氣，笑容散發出溫暖，當納拉揚和卡麗安妮望對眼的那一個瞬間，彷彿就注定了他們之間解不開的緣分。

「跟他說不要跟著我們，他不能和寡婦說話。」卡麗安妮這樣告訴秋雅。「我只是想知道你們住哪裡...」納拉揚忍不住興奮之情，彷彿初戀的少年一樣，急於攀談，似乎完全不介意卡麗安妮穿著的是代表寡婦的白色紗麗。

寡婦在印度是不可改嫁的，只要一有人改嫁就會連累整個寡婦之家。不僅如此，片中反應出規範印度寡婦無數的框架，不可以吃甜食、不可以蓄髮等等，種種都是我們所處的現代社會中看來很可笑的規定。「妳弄髒我了，害我得重洗一次。」一個在恆河邊洗好澡，被卡麗安妮不小心撞到的婦女這樣說到：「小心點，別讓你的影子沾到新娘子」一個在河邊為新婚夫妻舉行婚禮的人，輕藐的對著莎肯塔拉說著。可以想見，寡婦在印度是受到多麼不平等的待遇。

愛情也洗不淨的罪孽

諷刺的是，寡婦守貞的形象也為她們創造了另一個謀生的方式：高級的妓女。在秋雅住的這個寡婦之家中，卡麗安妮的身體就是她們的謀生工具，其他寡婦只能靠著行乞來維持溫飽，寡婦之家中的妓女就是她們仰賴著可以維持生計的最大希望。這也就是為什麼卡麗安妮還留著長髮，還可以在寡婦之家中擁有自己的小閣樓。每個寧靜、不寧靜的夜晚，卡麗安妮就乘著闖人古拉碧的小船，來到恆河的另一岸，用身體換取寡婦之家中每一個人的三餐。

在片中，導演運用了許多手法及特殊的運鏡方式來型塑「印度寡婦」這個角色。聽講道時呆滯的眼神，對於未來茫然無知的表情，丈夫死去後彷彿生命就再也沒辦法前進的絕望，對於甜食至死都沒有辦法忘懷的想望，都是導演在創造，甚至可以說是呈現真實時，所運用的情節。特別值得一提的就是莎肯塔拉，身為婆羅門階級的寡婦，她是更有想法的，在片中可以說是最貼近有女性主義看法的一個角色。但說她最貼近，不過也就是同意寡婦可以改嫁，「我相信我們寡婦會被送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-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
洪詩宸 / 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陳思寧 / 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
劉雨婕 / 人物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張婷芳 / 人物

到這裡，一定有它的理由。」她把這樣的信念轉化成信仰，並且時時謹記。

納拉揚和卡麗安妮的相遇、相知到相愛，是片中大家以為快樂結局就要來臨的大騙局，當納拉揚以為克服一切難關，告訴母親決定要娶寡婦時，母親的眼淚對他來說都不成問題；而卡麗安妮也因為莎肯塔拉的幫助，從寡婦之家被放了出來，就在大家都以為這一切就要順利走到完滿結局的時候，坐在小船上，緊握卡麗安妮雙手的納拉揚，告訴卡麗安妮河岸另一邊就是他的家時，所有的希望霎時破碎，所有的夢想也瞬間被打醒，河岸另一邊，那棟華麗的房子，就是卡麗安妮接客的地方，而那位客人，正是納拉揚的父親。

就這樣的心碎了，夢醒了，卡麗安妮也因為承受不住這樣的打擊自殺了。原有的一切對未來的希望，和心愛的男人共度一生，為他洗衣燒菜煮飯，為他生許多健康的孩子，到最後還是因為寡婦的身分而被徹底的撕裂。雖然納拉揚還是不顧一切的想娶卡麗安妮為妻，但一切也都在卡麗安妮決心沉入水底的那一刻成為永恆的不可能。

「你怎麼可以這樣，我是一直如此的崇拜你、尊敬你！」納拉揚在知道父親可恥的行為後，在家中氣憤的和父親理論著。

「這樣不是很好嗎？這樣你就不用把她看做一個聖女，把她當作情婦就好了。告訴你，婆羅門階級想跟誰睡都行，被他們睡過的女人算是有福氣。」納拉揚的父親，用著無所謂，毫不在乎的語氣回應。

在這部片中，可以從許許多多的脈絡中看見導演想告訴我們，在印度，男人是如何無所不在的影響著女人。一個女人是否成為寡婦，要看男人；一個寡婦想改嫁，也必須經過男人；最後到底她能不能改嫁，還是得看男人。一個女人的一生，就經由幾個簡單的步驟，輕易的操控在男人手中。在納拉揚告訴卡麗安妮他愛她時，她就被救贖了；當卡麗安妮知道納拉揚的父親就是她的客人時，她就被毀滅了。在片中看到了這樣可悲的依附性，也看到了導演想要激起的女性意識。

真理 由自己追尋

最後的一幕場景，就在小鎮的火車站裡。莎肯塔拉抱著被寡婦之家中沒有良知的大姊送去接客，身心受創的秋雅，兩人茫然的在街上走著。那個時期剛好是甘地在發起消極抵抗的時候。甘地路經這個小鎮，在火車站停留，給大家祝福的宣傳聲在大街小巷傳送著，莎肯塔拉也就隨著人潮，走進了車站裡。在甘地要離去的時候，莎肯塔拉彷彿領悟了什麼，快步的跑向車廂，急著將秋雅抱給火車裡的人。「請拜託把她交給甘地，拜託你們！」「拜託把她交給甘地！」「為什麼都沒有人要聽我說話，這孩子是個寡婦啊！」莎肯塔拉一聲聲的呼喚，一字一句的打進觀眾的心裡和眼淚裡，卻打不動在甘地身邊，這群應該在印度是思想最開放的人。

就在這時候，因為心碎而打算離開傷心地的納拉揚出現在火車上，伸手將秋雅抱進了火車裡，「請你一定要把她帶到甘地身邊。」莎肯塔拉用力的說著。火車漸漸開遠，獨留莎肯塔拉一人在月台上，她回頭，臉上寫滿了令人難以形容的哀傷...

眼波流轉，這樣的一幕讓人不禁想起了片中最後一句台詞，「不要害怕」莎肯塔拉對著已經在火車上的秋雅說，殊不知這一句話，是對著秋雅，還是對著自己漫長但卻沒有意義的未來說的。

片尾出現的字幕，指出在2001年的調查中，印度現有的三千四百多萬名寡婦，仍舊過著與三、四百年前沒什麼差別的生活。這樣的事實令人匪夷所思，但卻也更慶幸自己是生在一个平等自由的社會文化裡。以甘地在片尾向民眾所講述的句子當結尾，相信也能清楚的傳達出導演拍攝本片的意義。「一直以來我都相信神就是真理，到今天我才曉得真理才是神。」以歷史古法規範寡婦，迫其相信「神就是真理」不但是可怕也是可惡的，唯有歷經自身自由與信念融合的真理，才可以成為信仰的真神。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
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，一片澄黃映入眼簾，那既是辛苦的結晶，也既是甜美的滋味。

▲TOP